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

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
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
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
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
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
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
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
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

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益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

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主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

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

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恱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

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蘖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廪禄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

司則無此謗豈去歳之人皆忠厚而今歳之士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

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申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

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法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也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鋭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

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

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
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
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
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
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
或敢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
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

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吉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甞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茍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帑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
利盖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
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
勞大則量才録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
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
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
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
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

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揺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産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

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令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

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御之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犯之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

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不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舉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

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葢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

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新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

治平之初揀剌義勇當詔㫖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揺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顧請入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羸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

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獘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户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収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陜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

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説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説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

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
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
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
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
廪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
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縁而得朝廷
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
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

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

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

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

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帝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

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
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
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
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代真氣而助彊陽根
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
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
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
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

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
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晏為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
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寛大
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貞觀
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
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
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

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鋭勇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

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人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黄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悦其後雲長果以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

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

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滋更號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趍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

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

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

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葢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

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
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
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
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
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
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
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

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
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
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
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
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
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人怨交至公議
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
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

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

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是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顧存紀綱者此之

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
例刋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
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
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
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
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
而書之史册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

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

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

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宋文鑑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五至五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五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輙伏私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

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
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耻唇
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
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
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
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
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
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

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

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

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
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伏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
下辰發巳至其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
之材如呂布玄德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
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使乞奏禁止利國監鐵不許
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
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兵利而奪彼以與此不
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

數矣臣欲因此以征治戸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治治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彊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臣治戸每治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郤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閲試之藏於官有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戸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戸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謀矣徐城雖嶮

固而樓櫓毀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乞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本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北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

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
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
得兼領沂州兵甲廵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
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
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
軍政士皆精鋭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葢自近
歳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
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

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别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

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

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乎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畧其小過凡東京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濟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彊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

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别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

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别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主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黄覇起於卒吏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

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廉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列選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趍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

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

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

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具於色動於幾微之閒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

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歛則曰吾以彊兵草而誅

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

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恵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惟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歴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寛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耳目所及尚

不能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踈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

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令
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
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
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
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
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宫室城池之役南
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畧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
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

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糓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熈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

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冦之由次諭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獘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絶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聞葢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

絹五萬餘疋歸獨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
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
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
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
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
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彊
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
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

得西蕃觧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我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

使領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
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國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
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
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
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
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
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
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歴年而後

足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力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黙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挾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勑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

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嵬章之
捷或漸有欵塞之謀必將為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
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
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婾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
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勑諸將若夏人欵塞
當受其詞而卻其使然後明勑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
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
邊臣商議茍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卻之

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
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
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
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
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
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
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
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

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切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獘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

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期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而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論内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武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

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慮妃言婦女不當與齋
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任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
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内
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當祀事未畢
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切見二聖崇奉大
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悦服今車駕方
宿齋太廟而内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
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

勾當人施行

宋文鑑卷五十五

宋文鑑卷五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轍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

排羣言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輙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

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莽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復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

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

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
流離災害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
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
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
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
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
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
茍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茍有其財雖庸

入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横山之民將奪其嶮岨破壊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残虐失衆横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乗其為饑荀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縁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収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

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諫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諫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令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内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

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

可料譬如檕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説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

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

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濫濫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闊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

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

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

待天下之士益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勩而後得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収之矣

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禄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不然主

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移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運相鈎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

夫茍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茍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

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有始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

生業棄其田里以勤勞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職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白

令以前未有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令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茍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

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
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
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
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
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
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
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茍遂放歸
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

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熈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輙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歷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

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隷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禄百金不

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宗琪李謙溥李繼勲等四人備使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

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

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聞不過於熟户茍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

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

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
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
每出聞多禁軍輙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輙相戒不敢犯
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
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
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
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
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

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大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歴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

廪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宫室不能受無親踈之差無貴賤之等自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䘏者富之端也不足䘏者貧之源也從其可䘏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䘏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

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

乏日不暇給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茍自今從其可卹而収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説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茍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

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洎邊之將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思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還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

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毁春秋之際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葢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

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

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彞曰爵命崇則力_缺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以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甞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

尺寸之柄幽囚禁錮罍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覦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强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

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斃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

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濵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盜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顧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治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

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

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揹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葢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挾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茍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

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克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宋文鑑卷五十六